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品花宝鉴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42
171-C2

〔清〕陈森著
尚达翔校点

品花宝鉴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品花宝鉴

(全二册)

[清]陈森著

尚达翔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南通张芝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插页4 印张 28.75 字数 561,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 7-5325-0648-7

I·384 定价：8.00元

前 言

继承清代乾嘉遗风，嘉道年间，我国小说戏曲仍有所发展。江南名宿陈森的《品花宝鉴》，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据他自撰《梅花梦事说》，以及嘉庆廿四年举人刘承宠于道光四年六月为《梅花梦》写的序，知陈森游京师，馆于同里汪氏宅（此汪氏疑为故左都御史汪承霈之子本申），住其退逸居，在道光三年八月十二日「作《梅花梦》传奇一部」，称颂才子张若水与妓梅小玉的缠绵真情。再据陈森《品花宝鉴序》，知他约在道光五年「秋闱下第」，「块然块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偶名伶而不辞，于是熟谙了梨园生活。他初无意于写小说，约于道光六年，在居停主人劝督下，始开笔撰实为梨园痛史的《品花宝鉴》，「两月间得卷十五」，以穷愁故辍笔。明年随粤西太守去粤作幕八年，「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大约道光十六年在自广西兴安回京的船上，又续写十五卷。七月抵京。嗣后，参加可能是翌岁的顺天乡试。一来久败灰心，二来「年且四十余矣」，这才弃绝功名。此时某农部十年前即见过他作的十五回，又见近续之十五回，遂鼓励他续完小说。于是，他在落榜

后，「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又阅前作之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

陈森说他「四十余矣」弃科举，如果末次参加秋试，据他的自序推为道光十七年不至大错，由此上溯四十多年，则他的生年似在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左右。而他的自序又明确交代后卅回是从粤回京参加秋试落第后的半年间续完，则《品花宝鉴》的脱稿似当在道光十八年秋。

他写完前卅回约在道光十六年，还有道光廿二年三月廿四日杨懋建写的《梦华琐簿》可参证。杨说道光十七年夏他在严州友吴立臣案头亲见过《品花宝鉴》前卅回。再据陈森《品花宝鉴序》，知前十五回约写于道光六年，加上游粤十年，则杨懋建所见必然是由粤回京路上完成的前卅回。复据《鄞罗延室笔记》云：道光末年陈森为他的小说出版而到处奔走（他的卒年应在此后），幻中了幻居士则说陈著完成后，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手抄本流传时间，可见上文所推得《品花宝鉴》成书时间大致不错。迨至道光廿八年春，由和陈森素未谋面的幻中了幻居士对《品花宝鉴》再三校阅删订，于同年十月开雕，翌年六月印竣。自是，陈著得以刻本问世。后频频复刻翻印，流传较广。

陈森除不精制艺，对古文诗词歌赋，以及词章考据，靡不淹贯。他论诗不人云亦云，有不少

破俗之论，推崇从性灵中抒发出来，近于天籁的，方为好诗。他同古代有些落魄文人困极逛梨园一样，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继而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便同病相怜，与被侮辱被损害的艺人逐渐有了相通的思想感情。这样，他才能写出我国古代仅有的一部全面而形象地反映古梨园辛酸的《品花宝鉴》。

尽管「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其优伶之善修容饰貌，眉听目语者，亦非外省所能学步」。（《菽园叢谈》）以至「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柴桑《京师偶记》）但是，陈森在《品花宝鉴》里，却能众醉独醒，以小说家庄严之笔，嘲讽那些「狐媚迎人，蛾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男妓）蓉官、二喜、玉美、春林、凤林之流，称道梨园中「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并敢于向淫靡色鬼进行殊死斗争的杜琴言、苏蕙芳等十名旦。

作者写杜琴言不愿作受侮辱的艺人。当其被婶婶卖入梨园时，「已投缳数次，皆不得死」。之所以如此，是因他对作艺人的悲哀比一般人知道的更早更深切；其父杜琴师，以制琴、弹琴为业，就在琴言十岁时，忽为豪贵殴辱，气忿碎琴而逝，「其母一年后，亦悲痛成病而死」。他的家就是这样毁在流俗所轻的行业上，而他自己也随之被推入苦海。他当所谓戏子，比其父作琴师还多一种被戏弄的痛苦。作者写他失足梨园后，「身有傲骨，断不能与时俯仰」，「任凭黄金满

斗，也买不动他一笑」，仍不忘记跳出火坑。可是，既作了所谓戏子，就身不由主；何况，他色艺双绝，更为邪恶之徒所垂涎。然而，他是梨园中最有节操的，宁死也不向色狼奚十一、魏聘才的威胁利诱低头。他也不为企图玩弄他的侯石翁（实为影射喜声色的袁枚）的盛名厚利所动，当面斥责侯石翁亡廉丧耻。

唯能恨邪恶者也最能爱美好，杜琴言对不是他愿意的，一点委屈受不得，动辄就是哭，甚至寻死；如是他愿意的，恰又死而无怨。他对敬重仰慕他，无丝毫邪意的梅子玉，就爱得非常纯洁而深挚。为了睹物思人，他以梅子玉的梅为象征，无处不以梅为点缀，念兹在兹。同样，梅子玉因为琴言名字有琴，所用之物，也无一不是琴的样式。他俩纯美的相思相爱是贯串全书的一条主线，虽然是变态心理的反映，却蕴含着梅子玉鼓励和支援杜琴言摆脱痛苦命运的积极因素。

作者笔下的苏蕙芳，是位反抗性格很突出的人物。作者所以把这个形象塑造得很成功，一来他对梨园生活有深切体验，二来有乾隆时真实人物李桂官做模特儿。李桂官虽为毕沉入幕之宾，但他激励培植毕沅读书上进，为《品花宝鉴》苏蕙芳与田春航的故事原型。此在《簪曝杂记》与《邨罗延室笔记》等书里皆有所载。

苏蕙芳料事如神，仗义疏财。他为田的真情所动，硬把一个因狎优而潦倒穷途，势将填沟

掣的田春航拉回到正路上来，「成了道义之交，绝无半点邪念」。在和瑶卿、香畹等计议共同集资帮助琴言出师上，他善权变，有杀伐决断，连卖琴言的长庆才妇也不能不叹服。他不忘香雪先生教书传戏之恩，慷慨捐献二百金，为其师料理丧事，抚恤遗孤，并求诸名士撰文哀悼，就充分显示他确能重师道，明大义。

苏蕙芳和杜琴言不同，杜琴言之心没有一点曲折，一味刚直，而苏蕙芳虽同样重节操，有原则，但为人却圆融灵活得多。苏对丑类潘其观，就能机警地施用苦肉计，把这个色鬼弄得丑态百出。

本书其他八名旦，也是不只姿仪秀丽，气体高华，而且「守身自洁，立志不凡，惟择所交，不为利诱，兼通文翰，鲜蹈淫靡」。他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为了终身自由，作者写苏蕙芳等九名旦（琴言已出了旦党入士党）先后设法出了师，开个九香楼的铺子，卖些书画古董、针线、花卉和绸缎等物，并「将所存的钗钿首饰，当着众名士一齐熔化，舞袖歌裙则一火而焚之」。

本书在颂赞杰出戏曲演员的同时，还着重揭露了残害梨园子弟的狎客们的罪恶，其中要以奚十一最突出，可以称得上明清戏曲盛行以来，残害梨园男优的一个艺术典型。他仗恃有财有势，又有许多帮凶助恶的人，真是无法无天。至于潘其观和魏聘才也是一丘之貉。前者虽无

势，却是京城大富商，其污辱梨园子弟手段之狠恶，令人发指。后者虽无财无势，却精于逢迎，胁肩谄笑，拉华公子的大旗当虎皮，用以招摇撞骗，巧取豪夺，以充做凌辱优童和妇女的资本。陈森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淫棍，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利的鞭挞。

然而，与梨园子弟有交往的人，并非都是狎客。在当时狎优风气下却派生了一种好男色而不淫的怪现象，这就是有朴素民主意识的公子哥儿或名士与男优发生特殊感情的问题。他们不狎优而友优，《品花宝鉴》的田春航、徐子云就有一套友优理论。田春航援引《孟子》说的「知好色则慕少艾」，得出真重色者应好男优而不好女色，否则就是好淫的谬论。那徐子云胡说什么「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虽不是真正尊重艺人，但他们确实把名旦当人看待，不呼名而称号，不许他们称自己为老爷，平常不叫他们请安，有时还让他们在宴会上坐首席。然而，他们尊重名旦还不是从真正平等的意义上，往往把男性女性化了的名旦当花欣赏，这就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恶劣的好男风的影响。如果说早先的贾宝玉和蒋玉函之情还是朦胧的、隐秘的，那么到了《品花宝鉴》的梅子玉与杜琴如言，田春航与苏蕙芳，金粟与袁宝珠等等，则是有意识的、公开的。尤其是梅子玉与杜琴如相爱，较一般儿女之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这种畸形的同性恋，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极端腐朽时的产物。悦容貌，喜歌舞的名士派，追求一种所谓的意淫，以别于皮肤滥淫之蠢物。尽管

他们与狎优有别，在当时特定的病态环境里，对名旦还无害，可以给些安慰，甚至在关键时刻伸手援助，不过，这毕竟是一种不健康的反常心态，容易造成社会伦理关系的混乱，混淆两性关系。

当然，一部《品花宝鉴》绝不仅仅限于写了当时名伶反迫害的斗争，它对乾嘉以降的梨园掌故，京城世态，诗曲杂艺，词章考据，昆腔衰微，乱弹兴起，京城戏园演出盛况，元宵节喧阗场面，以及官场贿赂公行，捐纳制度实施，吸食鸦片成风等等，无不描绘逼真。可补清人笔记《燕兰小谱》、《日下看花记》和《金台残泪记》等的不足，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至于《品花宝鉴》的艺术，这里略述一二。

本书六十回的前十五回和后四十五回加起来的写作时间实际不过一年多，中间隔了十年。虽非一气呵成，但通观全部，仍连接紧凑。《品花宝鉴》在描写人物上，能化用古剧技巧，抓住人物面部或生理上的特征，给善良者雕以正貌，邪恶者赋以丑形。如刻画正旦苏蕙芳，说他「真是冰壶秋月，清绝无尘。生得不肥不瘦，一个鸡子脸儿，常常穿件素色衣裳」。刻画淫商潘其观则是「五短身材，一个酱色圆脸，一嘴猪鬃似的黄骚毛，有四十多岁年纪。生得凸肚跷臀，俗而且臭。」

另外，陈森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心理刻画，委实把人物写活了。比如第十二回刻画势利的

黑相公蓉官见旧相识穷了，欲理不理的思想斗争，真是活极：

蓉官一回头，见了春航，却把眼睛一低，又扑转来一注，却又别转了头；半晌又回转来，上上下下，把春航一看，像要招呼又止住的光景。春航心里颇疑，想道：难道他看不清？……

本书用的是晓畅流利，形声兼绘的口语，例如写潘其观欲玩弄琴言一段：

一面胡思乱想，口中淌出馋涎来，便咬著牙把手在脖子后捶了两捶，鼻子里哼了兩声。

这是和他熟悉戏曲技巧和有丰富的文学修养分不开的。在场景的刻绘，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及宴会娱乐等方面，本书也写得笔调细腻，条理清晰，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校点以道光本做底本，校以复刻本、咸丰本、光绪本、民国廿年上海受古书店铅印本和又一无刊出年月的铅印本等书。对底本错字，径参校本改正，诸校本亦错者，或根据书中内证，慎加订正。各本异文，如底本通者，一般不改；异体字一般改为通用字。过于褻秽处，略加删节。由于水平所限，校点中的错误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尚达翔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于西单千楼一〇六室

品花宝鉴序

余前客都中，馆于同里某比部宅，曾为《梅花梦》传奇一部，虽留意于词藻，而未谐于声律，故未尝以之示人。比部赏余文曲而能达，正而能雅，而又戏而善谑，遂嘱余为说部，可以畅所欲言，随笔抒写，不愈于倚声按律之必落人窠臼乎？

时余好学古文诗赋歌行等类，而稗官一书心厌薄之。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块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间与比部品题梨园，雌黄人物，比部曰：「予嘱君之所为小说者，其命意即在乎此，何不即以此辈为之？如得成书，则道人所未道也。」余亦心好之，遂窃拟之。始得一卷，仅五千余言，而比部以为可，并为之点窜斟酌。继复得二三卷，笔稍畅，两月间得卷十五。借阅者已接踵而至，缮本者不复返，哗然谓此超群矣。继以羈愁潦倒，思窒不通，遂置之不复作。

明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偕之粤，历游数郡间，山水奇绝，觉生平所习之学皆稍进。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而殊方异俗鲜称人意，一二同游者亦木讷士，少宏通风雅。主人从政无暇，

此书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蟬蚀过半，余亦几忘之矣。

及居停回都，又携余行，劝余再应京兆试。粤境皆山溪幽阻，水道如蛇盘蚓曲，风雪阻舟，迤邐沙石间，日行一二里，二三里不等。居停遂督余续此书甚急，几欲刻期而待。自粤兴安县境至楚武昌府境，舟行凡七十日，白昼人声喧杂，不能构思。夜阑人静，秉烛疾书，共得十五卷。及入长江，风帆便利，过九江，抵金陵，乡心紫梦，不复能作矣。

至都已七月中旬，检出时文试帖等略略翻阅。试事毕，康了如故，年且四十余矣，岂犹能如青青子衿日事咕嗒耶？固知科名之与我风马牛也。贫乏不能自归，仍依居停而客焉。

有农部某君，十年前即见余始作之十五卷，今又见近续之十五卷，甚嗜之，以为功已得半，弃之可惜，嘱予成之，且日来晓晓，竟如师之督课。余喜且惮，于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

又阅前作之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皆海市蜃楼，羌无故实。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笑貌，妍媸邪正，以至狭邪淫荡，秽褻诸琐屑事，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而笔之所至，如水之过峡，舟之下滩，骥之奔泉，听其所止而休焉，非好为刻薄语也。至于为公卿，为名士，为俊优、佳人、才婢、狂夫、俗子，则如干宝之《搜神》，任昉之《述异》，渺茫而已。噫，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

有可取，是在閱者矣。

旷废十年，而功成半载，固知精于勤而荒于嬉，游戏且然，况正学乎。某比部启余于始，某太守勸余于中，某农部成余于终，此三君者，于此书实大有功焉。倘使三君子皆不好此书，则至今犹如天之无云，水之无波，树之无风，而纸之无字，亦安望有此洒洒洋洋奇奇怪怪五十余万言耶？脱稿后为叙其颠末如此。天上琼楼，泥犁地狱，随所位置矣。

石函氏书

序

余谓游戏笔墨之妙，必须绘形绘声。传真者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传奇者能绘声，而不能绘形，每为憾焉。若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

传闻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迹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聚为胸中丘壑，发为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见其人，真说部中之另具一格者。

余从友人处多方借抄，其中错落，不一而足。正订未半，而借者踵至，虽欲卒读，几不可得。后闻外间已有刻传之举，又复各处探听，始知刻未数卷，主人他出，已将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处有抄本，是以商之于余，欲卒成之。即将所刻者呈余披阅。非特鲁鱼亥豕，且与前所借抄之本少有不同。

今年春，愁病交集，恨无可遣，终日在药炉茗碗间消磨岁月，颇觉自苦，聊借此以遣病魔。再三校阅，删订画一，七越月而刻成。若非余旧有抄本，则此数卷之板，竟为爨下物矣。

至于石函氏，与余未经谋面，是书竟赖余以传，事有因缘，殆可深信。尝读韩文云：大凡物

不得其平则鸣。又云：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余但取其鸣之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闻其鸣，借纸上之形声，供目前之啸傲。镜花水月，过眼皆空；海市蜃楼，到头是幻。又何论夫形为谁之形，声为谁之声，更何论夫绘形绘声者之为何如人耶！世多达者，当不河汉余言。是为序。

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宝鉴题词

一字褒讥寓劝惩，贤愚从古不相能。情如骚雅文如史，怪底传钞纸价增。
骂尽人间谗谄辈，浑如禹鼎铸神奸。怪他一只空灵笔，又写妖魔又写仙。
闺阁风流迥出群，美人名士斗诗文。从前争说《红楼》艳，更比《红楼》艳十分。

卧云轩老人题